

# 元朝的朝会燕飨制度 及其燕飨乐舞

王福利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提要:**元朝虽与历史上的中原各王朝一样,从其立国之时即有朝会燕飨制度,然其终究为蒙元帝国,兴起朔漠,朝会燕飨之制多从本俗。自世祖皇帝建国纪元起,方议礼考文,兼华夏之制,历代不绝。其朝会燕飨在礼仪典制、国王重视程度、隆重程度、经费支出、乐舞组织等方面仍有其独特奇异之处。

**关键词:**元朝 朝会 燕飨 制度 乐舞

元起朔漠,典制文物,迥异华风,朝会燕飨制度自有其独特之处,与之相应的燕飨乐舞亦别有一番景象。然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似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至今未见专门而系统的论述文字。本文试图就此关节作些梳理和探讨,以希望有补于这方面工作的拓展。

朝会,是指诸侯、臣属及外国使者朝见天子。早在殷商时期已有此礼,《史记·殷本纪》:“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以后历代相沿,如《南史·褚裕之传》:“彦回美仪貌……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代以元日大朝会,“如古之诸侯述职也。凡监司帅守悉赴正旦大宴,乡贡进士亦预焉,诸道之进奏官亦预焉”〔1〕。在蒙古族,这一制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其仪制与中原不同罢了。《元史·礼乐志》:“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经世大典》:“国朝,凡大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服者咸在。……世祖皇帝建国纪元,始命议礼考文,思兼古帝王之事,粲然成一代典章,以垂无穷焉。”〔2〕每当新皇帝登极、元旦、天寿节等重大节日,都要举行朝会。因而自世祖至成宗、武宗、仁宗各帝,历代不绝〔3〕。元之朝会非常隆重,如至元二十六年七月,竟于大都侍卫军内调遣万人以备宿卫〔4〕。每次大朝会,元政府都要支出巨额经费,其中耗资最大者莫过于对朝会者的赏赐,新皇帝登极,赏赐数目更大。如成宗在上都即位,“诸

〔1〕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大朝会”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2〕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礼典总序·朝会》,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下同。

〔3〕 可参见明宋濂等《元史》卷五《世祖纪》,卷一八、一九《成宗纪》,卷二三《武宗纪》,卷二五《仁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校点本,下同)、《大元通制条格》卷八《仪制·朝现》(台湾华文书局影北平图书馆影明初墨格写本)、《经世大典·站赤》,皇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文(《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

〔4〕 《元史》卷九九《兵志·宿卫》。

王、附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5〕。元贞二年十二月，成宗还规定：“诸王朝会赐予，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6〕据中书省统计，武宗即位时，应赐钞数总计达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7〕。滥赐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国库空虚，财政陷入困境。体现朝会隆重的另一制度便是燕飧之制及其燕飧乐舞。

对于元朝的燕飧制度，《经世大典》载：

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飧之礼。亲疏定位，贵贱殊列，其礼乐之盛，恩泽之普，法令之严，有以见祖宗之意深远矣〔8〕。

有元一代，诸凡皇帝即位、群臣上尊号、册立皇后皇太子，以及每年的元旦，皇帝诞辰，祭祀、春搜、秋猕，诸王朝会等等，都要在宫殿里大摆筵席，招待宗室、贵戚、大臣及近侍人员等。实际上，元朝统治者还巧列各种名目，“张乐大燕”，甚而“游皇城”、“紫菊开及金莲开，亦皆设燕”〔9〕。

国朝大事“征伐”、“搜狩”、“宴飧”三者而已〔10〕。征伐的目的在于掠夺，初兴的蒙古族把掠夺看作“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而战争成为他们“经常的职业”〔11〕。在进入游牧文化后，狩猎作为游牧经济的有机补充，是蒙古人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也是其习武娱乐的一种形式。张昱《宫中词》便有“天朝习俗乐从禽，为按名鹰出柳阴”的诗句。赵珙《蒙鞑备录》云：“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又，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写蒙古人：“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宴飧，则既是蒙古族统治者将掠夺或猎取来的财物用于挥霍享乐的一种手段，也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正如王恽所云：“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樽俎饔飧之际。”〔12〕

元宫大宴典制，约而言之，有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预宴者必穿只孙衣，戴只孙帽、着质孙靴，即所谓“只孙服”。《经世大典》云：“与燕之服，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13〕鲁布鲁克云，蒙古汗圣灵降临节第八天（6月7日）举行宴会，“在这四天中，他们每天都要改换服装，每天给他们所有人穿的，都是从靴子到头巾（tyaram）的一色服”〔14〕。马可波罗说：“大汗生于阳历9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是日大行庆贺……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此衣不

〔5〕《元史》卷一八《成宗纪》。

〔6〕《元史》卷一九《成宗纪》。

〔7〕《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8〕《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礼典总序·燕飧》。

〔9〕元熊梦祥《析津志》“岁纪”、“风俗”门，北京图书馆善本组1983年辑佚本。

〔10〕《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本。下同。

〔13〕《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礼典总序·燕飧》。

〔14〕《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三十六章《汗的节日及教友威廉的返回》。何高济据美国柔克义译注本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

止一裘，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sup>[15]</sup>

兰雪轩主人《元宫词百章》曾有句曰：“鼓吹声中春日晓，御前咸看只孙衣。”只孙又写作“济逊”、“质孙”，为蒙古语 jisun 的音译，其义为“颜色”。据《元史·舆服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〇“只孙宴服”条、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sup>[16]</sup>、柯九思《宫诗》“万里名王尽入朝”注、王祜《上京大宴诗序》<sup>[17]</sup>、王恽《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sup>[18]</sup>等文献可知，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悉以赐之。以别庶庶疏近之殊，若古命服之制。质孙，汉言一色服也，贵臣见飧于天子则服之，即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冬夏之服不同，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夏之服凡十有五等，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因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多马宴，又曰只孙宴”。“多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衿也；只孙者，译言其服色之齐一也”。多马也写作诈马，见周伯琦《诈马行序》。张昱《辇下曲》：“只孙官样青红锦，里肚圆文宝相珠。”马可波罗云：“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又：“应知大汗待遇其一万二千委质之臣名曰怯薛歹者，情形特别……缘其颁赐此一万二千男爵袍服各十三次。每次袍服各异，此一万二千裘同一颜色，彼一万二千裘又为别一颜色，由是共为十三色。此种袍服上缀宝石、珍珠及其他贵重物品，每年并以金带与袍服共赐此一万二千男爵……每年亦赐十三次，并附以名曰不里阿耳(Bolghari)之驼皮靴一双。”<sup>[19]</sup>

大宴质孙之制，太祖时已有，以后历朝不绝。《元史·耶律阿海传》：“买哥(阿海之孙)通诸国语，太祖时为奉御，赐只孙服。”据《太宗纪》，此种宴服的制作非常考究，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论罪。世祖时，规模更大，《世祖纪》：“禁中出纳分三库：御用宝玉、远方异珍隶内藏，只孙衣段隶右藏，常课衣、绮罗缣布隶左藏。”据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sup>[20]</sup>、《元史·英宗纪》、《顺帝纪》，诸朝皆沿袭赐衣之制。顺帝时，明令禁诸王驸马之侍卫服只孙。据《松江府志》、《坚瓠集》等，到了明朝，校尉之士亦可服只孙衣。

对只孙宴盛况，诗人多有咏之者。如周伯琦《诈马行》诗并序、张昱《辇下曲》、杨允孚《滦京杂咏》，其他如宋褰有《诈马宴》诗一首<sup>[21]</sup>，贡师泰《玩斋集》有《上都诈马大燕》诗五首，又有《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诗。乃贤亦有《失刺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五首》<sup>[22]</sup>。《草木子》卷三云：“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竟以衣马

[15] 《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六章《每年大汗之诞节》。又可参见第八章《男爵一万二千人于大节庆日各受金袍十三裘事》。冯承钧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

[16]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〇，台湾京华书局，1968年版。

[17] 《王忠文公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

[19] 《马可波罗行纪》第八十六章、八八章。

[20] 《元文类》卷二三。

[21] 《江亭集》，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上》。《元诗选》，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排印本，下同。

[22] 《金台集》，顾嗣立《元诗选·戊集》。

华侈相高。”韩儒林认为，诈马乃波斯文(jamah)之意<sup>[23]</sup>。

(二)宴乐三日。蒙元朝会宴乐三日之制由来已久。《多桑蒙古史》：“一二二九年春，议选大汗，召集‘忽里勒台’（大聚会）。（八月）朮赤诸皇子鄂尔达、拔都、昔班、唐古忒、伯勒克、伯勒克察儿、脱哈帖木耳及察哈台诸子，斡赤斤等，诸王驸马（万户）咸集。初会，宴乐三日，听取各方意见。”<sup>[24]</sup>马可波罗云：“大汗归其都城汗八里后，留居宫中三日，于是设大朝会，偕诸后妃大事宴乐。”又云：“于2月举行所谓白节之元旦节，亦如前此所述。至是向海洋畋猎，始阳历3月初，迄5月半。猎毕还居都城三日，偕诸后妃设大朝会，会毕复行，亦如前述。”<sup>[25]</sup>

(三)宴会初开，必命重臣宣读太祖、世祖之大扎撒（可译为遗训或法令），行喝盏礼。《元史·康里脱脱传》：“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为告戒。”柯九思《宫词》：“万国贡珍陈玉陛，九宝传赞卷珠帘，大明殿前筵初秩，动贵先陈祖训严。”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匱之书必陈祖宗大扎撒以为训。”<sup>[26]</sup>杨允孚《滦京杂咏》有注曰：“宴享既具，必一二人称青吉斯（成吉思）皇帝礼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张昱《辇下曲》：“至元典礼当朝会，宗戚前将祖训开。圣子神孙千万世，俾知大业此中来。”饮酒伊始，又有承金旧俗的“喝盏”之礼。《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喝盏：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拍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盖沿袭亡金旧礼，至今不废，诸王大臣非有赐命不敢用焉。”“喝盏”，或写作“喝赞”，张昱《辇下曲》即有“喝赞礼行天乐动，九重宫阙一时新”句。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三“张昱论解”：“江西张昱光弼尝与予言，其乡先生论解管氏反玷之说，便如今日亲王、贵卿饮酒，必令执事者唱一声，谓之‘喝盏’，饮毕，则别盏斟酌以饮众宾，若浙江行省、驸马、丞相，遇贺正旦及常宴，必用此礼，盖出于至尊以及乎王爵也。”

文中“斡脱”、“打弼”二词，陶宗仪以为乃彼中方言，未暇考究其意。法国的伯希和认为，蒙文 ötök（斡脱）一字，译言进酒，系借用突厥文 ötüg，译言“请”也。“打弼”乃借自突厥文 tabiq 或 tabuq，译言敬献。即一俟唱曰：“请酒”，一俟应曰“敬献”。韩儒林赞其为“探源之论”<sup>[27]</sup>，宜为学者所首肯。

(四)列珍禽奇兽。杨允孚《滦京杂咏》有“锦衣行处狻猊习，诈马筵开虎豹良”句，注云：“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元廷专有万岁山以供养奇兽。《南村辍耕录》卷一“万岁山”条：“山之东为灵圃，奇珍禽兽在焉。”又卷二四“帝廷神兽”条：“国朝每宴诸王大臣，谓之大聚会，是日尽出诸兽于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列讫，然后狮子至。”当时来华之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及鲁布鲁克之行纪，皆言大宴之时，有狮子引至大汗御前，向之俯伏敬礼。

[23] 《元代诈马宴新探》，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4]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

[25] 《马可波罗行纪》第三章《大汗猎后设大朝会》。

[26] 清陈衍《元诗纪事》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标点排印本。

[27] 《蒙古答刺罕考》，韩儒林《穹庐集》或《韩儒林文集》。

(五)陈布贡品。只孙宴时,名藩来朝者必有贡献,去时亦必有赏赐。其所携贡品,多为中土罕见,陈于金銮殿阶之上,以供展览。元郭君彦《入京二首》其一云:“百蛮入贡天威远,四海朝元国势尊。”<sup>[28]</sup>柯九思《宫词》中亦有“万国贡珍陈玉陛”的诗句。

(六)列优伶,歌舞表演,呈百戏。《鲁布鲁克东行记》记载说,蒙哥汗圣灵节(5月31日)降临的第八天(6月7日)举行盛宴,宴会上“所有的人,贫富不分,都在汗的面前又唱又跳,拍着手掌”<sup>[29]</sup>。此一做法或即为后来的“列优伶”所本。嵇璜《续文献通考》引邹伸之《使蒙日录》曰:“端平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九月初一日抵燕京……重九日宴,使女乐俳优毕集。”<sup>[30]</sup>则至迟在太宗朝,宴飨时已有列优伶之制。世祖时沿而用之,马可波罗云:“大汗饮时,众乐皆作,乐器无数。”<sup>[31]</sup>俞正燮《癸巳类稿》载:“元亦有官妓,盖土娼流娼,因籍之,《辍耕录》、《贫谷笔谈》并云:玉堂设宴,歌妓罗列。”<sup>[32]</sup>

杨允孚《滦京杂咏》诗注:“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兰雪轩主人《元宫词百章》第四:“雨顺风调四海宁,丹墀大乐列优伶。年年正旦将朝会,殿内先观玉海青。”《元史·巛巛传》:“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巛巛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本部(礼部),遇公燕,众伎毕陈。巛巛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兰雪轩主人《元宫词百章》第九十九章有“内园张盖三宫宴,细乐喧阗赏牡丹”句。张翥《蜕庵集·上京秋日三首》之一:“水绕云回万里川,鸟飞不下草连天。歌残《敕勒》风生帐,猎罢阏氏雪没鞞。红颊女儿花作队,紫髯都护酒如泉。时巡岁岁《还京乐》,别换新声被管弦。”歌舞不断,管弦不停,场面该是怎样地隆重而热烈呢!

可见,元代大都会、大宴会列优伶、歌舞表演、管弦演奏是必备的节目。

宫廷宴飨乐舞多来自民间,也有宫廷专业艺人加工创作的。内容上多为帝王歌功颂德、歌舞升平或庆贺娱乐;形式上比较华丽工整;结构谨严,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和艺术性。中国宫廷乐舞产生于夏商时代。《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周代制礼作乐,其大舞、小舞(六代舞)均属宫廷乐舞。汉设乐府,专门收集整理民间乐舞供宫廷享用。隋唐是中国宫廷乐舞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所置乐舞机构便有教坊司、梨园院、太常寺等,培训了大批专业的乐舞艺人,他们在继承前代乐舞传统的同时,又广泛吸收各民族和西域传来的乐舞,不断创造出新的作品,如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等。宋元时期的宫廷队舞,继承了隋唐《燕乐》的传统,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元史·礼乐志》中记载了朝会、元旦、天寿节等场合分别由礼乐队、乐音王队、寿星队和说法队所表演的乐舞,史《志》就舞队的人员、服饰、道具、演奏乐器、奏唱乐曲、舞蹈队形、舞态要点等有较详细记述,现列表于下:

[28] 元蒋易辑《元风雅》卷二六,宛委别藏本。

[29] 法鲁布鲁克《鲁布鲁克东行记》第三十六章《汗的节日及教友威廉的返回》,何高济据美国柔克义译注本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

[30] 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八《乐》,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万有文库》本。

[31] 《马可波罗行记》第八十五章《名曰怯薛丹之禁卫一万二千骑》。

[32]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二《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礼乐队(朝会用)

小队	人员组成	服饰道具	乐器	奏唱乐曲	队形舞态
引队	大乐礼官 2 人, 执戏竹 2 人, 乐工 8 人	礼官: 冠展角幞头, 紫袍, 涂金带, 执笏。戏竹同前服。乐工: 冠花幞头, 紫窄衫, 铜束带			
二队	妇女 10 人, 次妇女 1 人	冠黑冠黑漆弁冠, 服青素袍, 方心曲领, 白裙, 束带, 执圭; 次妇女 1 人, 冠九龙冠, 服绣红袍, 玉束带		《长春柳》	进至御前, 立定, 乐止, 念致语毕, 乐作。
三队	男子 3 人	冠服舞蹈同乐音王队			
四队	男子 3 人	皆冠卷云冠, 服黄袍, 涂金带, 执圭			
五队	男子 5 人	皆冠三龙冠, 服红袍, 各执劈正金斧			同前队而进, 北向立
六队	童子 5 人	三髻, 素衣, 各执香花			舞蹈而进, 乐止
七队	乐工 8 人	皆冠束发冠, 服锦衣白袍	龙笛三, 箫栗三, 杖鼓二, 与前大乐合奏	《新水令》、《水仙子》	
八队	妇女 20 人	冠笏巾, 服紫袍, 金带, 执笏		歌《新水令》《水仙子》, 再歌《青山口》	与乐声相和, 进至御前, 分为四行, 北向立, 鞠躬拜, 兴, 舞蹈叩头, 山呼, 就拜, 再拜, 毕, 复趁声歌《水仙子》之曲一阙, 再歌《青山口》之曲, 与后队相和
九队	妇女 20 人	冠车髻冠, 服销金蓝衣, 云肩, 佩绶, 执孔雀幢			舞唱与前队相和
十队	妇女 8 人, 次男子 8 人, 次男子 1 人, 次妇女 3 人	冠翠花唐巾, 服锦绣衣, 执宝盖, 次男子 8 人, 冠凤翅兜牟, 披金甲, 执金戟。次男子 1 人, 冠平天冠, 服绣鹤氅, 执圭		妇女 8 人舞唱前曲, 男子 8 人齐舞唱前曲一阙, 妇女 3 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	曲终, 念口号毕, 舞唱相和, 以次而出

## 乐音王队(元旦用)

小队	人员组成	服饰道具	乐器	奏唱乐曲	队形舞态
引队	同礼乐队	同礼乐队	龙笛三, 杖鼓三, 金鞞小鼓一, 板一	奏《万年欢》曲	从东阶升, 至御前, 以次而西, 折绕而南, 北向立(后队进, 皆仿此)
二队	妇女 10 人, 次妇女 1 人	妇女 10 人, 冠展角幞头, 紫袍; 次妇女 1 人, 冠唐帽, 黄袍		次妇女 1 人表演时奏《长春柳》曲	随乐声进至御前, 分左右相向立; 次妇女 1 人进北向立定, 乐止, 念致语毕, 乐作
三队	男子 3 人; 次 1 人	戴红发青面具, 杂彩衣; 次 1 人, 冠唐帽, 绿襦袍, 角带			次 1 人舞蹈而进, 立于前队之右
四队	男子 1 人; 从者 2 人	戴孔雀明王像面具, 披金甲, 执叉;			从者 2 人戴毗沙神像面具, 红袍, 执斧

元朝的朝会燕飧制度及其燕飧乐舞

小队	人员组成	服饰道具	乐器	奏唱乐曲	队形舞态
五队	男子 5 人	冠五梁冠,戴龙王面具,绣髦,执圭			与前队同进,北向立
六队	男子 5 人	为飞天夜叉之像			舞蹈以进
七队	乐工 8 人	冠霸王冠,青面具,锦绣衣	龙笛三,霁粟三,杖鼓二	与前大乐合奏《吉利牙》	
八队	妇女 20 人	冠广翠冠,销金绿衣,执牡丹花		舞唱前曲	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北向,列为(九)[五]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
九队	妇女 20 人	冠金梳翠花钿,绣衣,执花鞞稍子鼓		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	
十队	妇女 8 人;次男子 5 人;次 1 人;次妇女 3 人	妇女 8 人花髻,服销金桃红衣,摇日月金鞞稍子鼓;次男子 5 人作十方菩萨梵像,摇日月鼓;次 1 人作乐音王菩萨梵像,执花鞞稍子鼓		舞唱同前;齐声舞前曲一阙,乐止;次妇女 3 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	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寿星队(天寿节用)

小队	人员组成	服饰道具	乐器	奏唱乐曲	队形舞态
引队	同礼乐队	同礼乐队			
二队	妇女 10 人;次妇女 1 人	冠唐巾,服销金紫衣,铜束带;次妇女 1 人,冠平天冠,服绣鹤髦,方心曲领,执圭		奏《长春柳》之曲	以次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
三队	男子 3 人	冠服同乐音王队			舞蹈同乐音王队
四队	男子 1 人;从者 2 人	冠金漆弁冠,服绯袍,涂金带,执笏;从者 2 人,锦帽,绣衣,执金字福祿牌			
五队	男子 1 人	冠卷云冠,青面具,绿袍,涂金带,分执梅、竹、松、椿、石			同前队而进,北向立
六队	男子 5 人	为乌鸦之像			作飞舞之态,进立于前队之左,乐止
七队	乐工 12 人	冠云头冠,销金绯袍,白裙	龙笛三,霁粟三,札鼓三,和鼓一,板一	与前大乐合奏《山荆子》带《扶神急》之曲	
八队	妇女 20 人	冠凤翘冠,翠花钿,服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宝盖		舞唱前曲	
九队	妇女 30 人	冠玉女冠,翠花钿,服(黄)[青]销金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棕毛日月扇		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	

小队	人员组成	服饰道具	乐器	奏唱乐曲	队形舞态
十队	妇女 8 人; 次男子 8 人; 次 2 人; 次男子 5 人; 次妇女 3 人	妇女 8 人, 服杂彩衣; 次男子 8 人, 冠束发冠, 金掩心甲, 销金绯袍, 执戟; 次为龟鹤之像各一; 次男子 5 人, 冠黑纱帽, 服绣鹤氅, 朱履, 策龙头藜杖	被榭叶、鱼鼓、筒子	齐舞唱前曲一阙, 乐止; 次妇女 3 人, 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	曲终, 念口号毕, 舞唱相和, 以次而出

## 说法队(不详)

小队	人员组成	服饰道具	乐器	奏唱乐曲	队舞形态
引队	同礼乐队	同礼乐队			
二队	妇女 10 人; 次妇女 1 人	妇女 10 人冠僧伽帽, 服紫裈衣, 皂缘; 次妇女 1 人, 服锦袈裟, 余如前, 持数珠		奏《长春柳》之曲	次妇女 1 人进至御前, 北向立定, 乐止, 念致语毕, 乐作
三队	男子 3 人	冠、服同乐音王队			舞蹈同乐音王队
四队	男子 1 人; 从者 2 人	男子 1 人冠隐士冠, 服白纱道袍, 皂缘, 执麈拂; 从者 2 人, 冠黄包巾, 服锦绣衣, 执令字旗			
五队	男子 5 人	冠金冠, 披金甲, 锦袍, 执戟			同前队而进, 北向立
六队	男子 5 人	为金翅雕之像			舞蹈而进, 乐止
七队	乐工 16 人	冠五福冠, 服锦绣衣	龙笛六, 鼙栗六, 杖鼓四	与前大乐合奏《金字西番经》之曲	
八队	妇女 20 人	冠珠子菩萨冠, 服销金黄衣, 缨络, 佩绶, 执金浮屠白伞盖		舞唱前曲, 与乐声相和	进至御前, 分为五重, 重 4 人, 曲终, 再起, 与后队相和
九队	妇女 20 人	冠金翠菩萨冠, 服销金红衣, 执宝盖		舞唱与前队相和	
十队	妇女 8 人; 次男子 8 人; 次 3 人; 次妇女 3 人	妇女 8 人冠青螺髻冠, 服白销金衣, 执金莲花; 次男子 8 人, 披金甲, 为八金刚像; 次 1 人, 为文殊像, 执如意; 1 人为普贤像, 执西番莲花; 1 人为如来像		为文殊像、普贤像、如来像 3 人齐舞唱前曲一阙, 乐止; 妇女 3 人, 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曲终, 念口号毕, 舞唱相和, 以次而出	

以上四种乐队体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 四种乐队皆为重要节日如元旦、朝会、天寿节等重大场合表演, 乐队均由引队和 10 个小型乐舞队组成。

(二) 四乐队中, 引队的人员组成、服饰道具等全同。惟乐音王队载有乐曲《万年欢》及乐器名称。似可说明四种乐队在品级上是不相上下的。

(三) 四乐队的引队及 10 个乐舞小队的排列秩序较为统一: 第二队皆为女性, 皆唱《长春柳》之曲; 第三队至第六队皆为男性, 主要根据宴贺主题扮演各种形象舞蹈等; 第七队皆为乐工, 根据表演场合的需要, 演奏与之相应的曲子; 第八队、第九队, 皆为女性, 主要表演内容

是舞唱第七队所演奏之曲,达到音声响应相和的艺术效果。第十队皆为男、女混合形。每小队出场的先后次序,除引队外,表现为女、男、男、男、(童)男、工、女、女、女男混合形。四乐队中第十队混合形的出场次序亦表现为女、男、男、女。各乐队中十小队歌舞毕,均由妇女三人唱《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三曲(惟寿星队未明舞唱内容),念口号等,舞队出场。

(四)四乐队中,除乐音王队在引队出场时有乐工八人,带有龙笛三、杖鼓三、金鞞小鼓一、板一外,所有第七小队的乐工所带乐器差别不大。都有龙笛、鬲篥二器,礼乐队、乐音王队、说法队皆有杖鼓,而寿星队为札鼓,又有板一。

(五)四乐队参与表演的人数大致相同,均在百人以上。相应的各小队除极个别不同外,也基本一致。现列表如下:

乐队	引队	二队	三队	四队	五队	六队	七队	八队	九队	十队	合计
礼乐队(朝会用)	12	女 11	男 3	男 3	男 5	童 5	工 8	女 20	女 20	女 11 男 9	107
乐音王队(元旦用)	12	女 11	男 4	男 3	男 5	男 5	工 8	女 20	女 20	女 11 男 6	103
寿星队(天寿节用)	12	女 11	男 3	男 3	男 1	男 5	工 12	女 20	女 30	女 11 男 15	123
说法队(不详)	12	女 11	男 3	男 3	男 5	男 5	工 16	女 20	女 20	女 11 男 11	117

元代的队舞表演,可能是在部分地吸收宋队舞制度的基础上,又结合蒙古族自身的习俗变化发展而成的。宋代宫廷有极出名的女弟子队舞和小儿队舞(每队也包括十小队),也用“队舞”这一名称。在演出规模和形式上也有相似之处。元代乐队引队中的“戏竹”,就是宋代的“竹竿子”。

每逢盛大节日如天寿节等,元廷还有百戏呈应。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第八筵开在北亭,三宫丰燕已恩荣,诸行百戏都呈艺,乐局伶官叫点名。”汪元量,钱塘人,度宗时以善琴供奉掖庭,宋亡,随三宫北去,留燕甚久<sup>[33]</sup>,故其记述还是相当真切的。兰雪轩主人《元宫词百章》第九十三:“大宴三宫旧典谩,珍羞络绎进御厨。殿前百戏皆呈应,先向春风舞《鹧鸪》。”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元自世祖以来,凡遇天寿圣节,天下郡县立山棚,百戏迎引,大开宴贺。”又云“散乐则立教坊司,掌天下妓乐,有驾前承应、杂戏、飞竿、走索、踢弄、藏橛等伎”<sup>[34]</sup>。除此之外,所陈百戏还应包括鱼龙曼延、角抵之戏等。周伯琦《诈马行》诗有

[33] 汪元量事不见《元史》,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水云集附录上》纳新《读汪水云诗集》、谢翱《续琴操哀江南》、《水云集附录下》所录《归田诗话》、《钱塘县志·文苑传》、《南宋书》、《改虫斋笔疏》等。

[34] 又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百六十,台湾文海出版社影明万历刊本,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八。

句曰：“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抵呈巧雄。”<sup>〔35〕</sup>王逢《宫中行乐词》：“鱼龙曼衍戏，吹进玉阶前。”<sup>〔36〕</sup>冯子振亦有《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王孤云渍墨角抵图》诗<sup>〔37〕</sup>，都是较好的说明。角抵之戏在我国古代产生很早，其源可上溯到商周时期<sup>〔38〕</sup>。蒙元时期，蒙古族的角抵戏十分盛行，对力士格外尊重和喜爱。“及至勇力出众，众甚重之。虽虜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即勇力者或珍其臂而夺之食，虜王台吉亦欢然不以为怪也……夫自幼至长，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爱”<sup>〔39〕</sup>。优秀的摔跤手被誉为“孛可”（力士），是游牧民族崇尚勇力的民族心态的体现。成吉思汗时的不里孛阔就是有名的摔跤手，他可以用一手一足将对手搏倒。成吉思汗就曾利用摔跤方式先后将主儿乞人不里孛可和大巫师阔阔出置于死地<sup>〔40〕</sup>。在蒙古诸汗中，窝阔台汗最喜欢“巴邻勒都”（一种蒙古初兴时的摔跤方式），在他的宫殿里住着许多蒙古、钦察和契丹族的摔跤高手。窝阔台占领呼罗珊和伊拉克后，便派了一个急使到绰儿马浑处，要他送些角斗士来。当代表窝阔台汗的选手获胜时，窝阔台“合罕像狮子般地从（原）地跳了起来”。给予选手很高的评价和奖赏。有人竟以善此戏而得加官进爵，如大德十一年六月，以拱卫直指挥使马谋沙角抵屡胜，遥授平章政事<sup>〔41〕</sup>。延佑六年六月，元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掌管角抵的机构，“置勇校署，以角抵者隶之”<sup>〔42〕</sup>。元统治者还经常给善角抵者以重赏<sup>〔43〕</sup>。上都的角抵比赛盛况，便也成为诗人捕捉的又一人文景观。“红云霭霭攫棕毛，紫凤翩翩下彩条。武士承宣呈角抵，近臣侍宴赐珠袍”<sup>〔44〕</sup>；“黄须年少羽林郎，宫锦缠腰角抵装。得隽每蒙天一笑，归来验从亦辉光”<sup>〔45〕</sup>。

另外，元宫廷宴乐还当包括从西藏等处传来的幻术，以及喜剧节目表演等。《元史·释老传》：“又有国师胆巴者……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鄂朵里克亦曾目击：“作幻术者能使满盛酒之金杯自行穿过空气，送至饮者面前。”<sup>〔46〕</sup>马可波罗云：“大汗欲饮酒时，此辈巫师能作术，使饮盏自就汗前，不用人力。”又，“食毕撤席，有无数幻人艺人来殿中，向大汗及其他列席之人献技。其技之巧，足使众人欢笑。诸事皆毕，列席之人各还其邸。”<sup>〔47〕</sup>“诸礼皆毕后，遂以前述贡献之物上呈大汗，其物颇美而价值甚贵。大汗遍视诸物毕，然后将一切席案排列，各人案序就位，进食如前述。食毕，诸艺人来前作术以娱观众。诸事毕后，诸人各归其邸。”<sup>〔48〕</sup>马可波罗还说：“宴罢

〔35〕 《伯温近光集》，顾嗣立《元诗选·庚集》。

〔36〕 《梧溪集》，顾嗣立《元诗选·辛集》。

〔37〕 《海粟集》，顾嗣立《元诗选》三集。

〔38〕 卜键《角抵考》，《戏史辨》，胡忌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39〕 《夷俗记·教战》，丛书集成初编本。

〔40〕 《蒙古秘史》第140、245节，道润步梯新译简注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1〕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明许浩《元史阐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明弘治钱如京刻本。

〔42〕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

〔43〕 详见《元史》卷二三《武宗纪》，至大三年四月；卷二七《英宗纪》，延佑七年六月；卷一七八《王约传》；卷一八五《盖苗传》。

〔44〕 郑彦昭《上京行幸诗》，《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

〔45〕 王沂《上京诗》，《伊滨集》卷一二。

〔46〕 转引自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47〕 《马可波罗行记》第八章《名曰怯薛丹之禁卫一万二千骑》。

〔48〕 《马可波罗行记》第八章《年终大汗举行之庆节》。

散席后,各种各样人物步入大殿。其中有一队喜剧演员和各种乐器的演奏者。还有一班翻筋斗和变戏法的人,在陛下面前殷勤献技,使所有列席旁观的人皆大欢喜。这些娱乐节目演完以后,大家才分散离开大殿,各自回家。”<sup>[49]</sup>又:“礼物全部呈给大汗过目后,就开始入席饮宴。男女宾客依照前面一章所述的情况和次序,相继入席。席散后,由乐师和梨园子弟表演节目,招待众位宾客。这些宴会情景和前边描写过的相类似。”<sup>[50]</sup>马可波罗于1275年抵达上都,此所记应是蒙元使用朝仪不久以后之事。《多桑蒙古史》第四章载忽必烈时,“庆会之日,设大宴……宴后命优人、幻人、技人入献艺于帝前”。核之《元史·礼乐志》,其散乐内容均是在宴饮之后集中表演,与宋、辽、金将诸多节目穿插于宴饮程序中不同。这或许是《元史·礼乐志》于元朝仪中,仅记有乐队表演情况,而杂剧、幻术表演等未予记载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大开宴贺之日,在皇帝入御天门之前,已有编排精美的教坊歌舞引导。杨允孚《滦京杂咏》诗道:“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注云:“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内门曰御天之门。”张昱《辇下曲》亦有句曰:“全装节仗冒金钱,振竦高擎玉陛前。鞞袖行交太平字,回銮犹是步踟蹰。”此举当袭自宋。周密《齐东野语》曾载,州县圣节,命伎舞“天下太平”字。然宋、元之舞字当皆效仿于唐。《乐府杂录·舞工》:“字舞,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有句曰“太平万岁字当中”。《旧唐书·音乐志》云,圣寿乐,高宗武后所制,舞十六变,成“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其言圣寿乐舞,回身换衣,作字如画。清俞正燮对此曾作考述<sup>[51]</sup>。惜未及元代,此可补其缺。

叶子奇曾这样概括元朝的俗乐:“曲宴用细乐、胡乐。驾行,前部用胡乐,驾前用清乐、大乐,其部队遵依金制,驾后用马军,栲栳队。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朱纓盛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sup>[52]</sup>宴飨乐舞已如以上论述,其驾行用乐在元廷的两都巡幸及游皇城中最表现的最为突出,而其十六天魔舞及上文乐队中众多与佛教有关的记载,则又与其崇尚佛释相关联<sup>[53]</sup>。

王福利,男,文学硕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49] 《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十三章《大汗召见贵族的仪式以及和贵族们的大朝宴》。

[50] 同上书第十五章《元旦日的白色节和这一天呈送礼物的数目》。

[51]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舞字》,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本。

[52]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排印本。

[53] 元宫大宴典制,傅乐淑在为《元宫词百章》九十三“大宴三宫典谟”章笺注时总结有五条,可参见之(版本同前引)。关于驾行用乐的情况请参看王福利《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其用乐》,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后一方面的内容,请参看王福利《元朝的崇佛及其相关的乐舞内容》,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或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宗教》2002年第6期。